

王先謙漢書補註

礪  
三  
題

王  
人  
世  
道  
言  
論

卷  
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 官屠狗為事 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又以其乘壺酒束脩一犬月令天子以

犬嘗麻以犬嘗稻續志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充膳矣後與高祖俱隱於

同漢猶然也玩顏注是以其時食狗為異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 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噲曰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

注周壽昌曰監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

名平見高紀 有司馬巨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巨讀與夷同補注 卻敵斬首十五級賜

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

夫 文穎曰即公大 從攻陽城 補注齊召南曰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下文推之城陽地既

夫也爵第七級 從攻陽城 太遠陽城亦尚懸隔胡三省謂應作成陽是也二史皆傳寫

誤耳先謙曰成陽 先登下戶牖 師古曰戶牖詳陳平傳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

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曰上聞

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者蓋初命為諸侯

事噲為沛公私將此上聞爵亦得上達懷王也錢大昭曰上云賜爵國大夫列大夫下云

賜爵五大夫賜爵卿賜爵封號賢成君文穎以國大夫即官大夫爵第六級列大夫即公

虛受堂

聞作上閭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尉即陳留圍縣補注劉放曰圍縣名有尉三宇

周壽昌曰郡守尉之改爲都尉雖在景帝中二年而酈商從高祖王漢中時已爲隴西都尉非即郡都尉耶大抵秦時都尉郡縣俱有未可知也先謙曰史記作從攻圍東郡守尉

於成武無圍都尉三字高紀秦三年攻破東郡尉於成武曹參傳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灌嬰傳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即此一役而皆不言攻圍都尉明此文與史記同傳寫

者誤圍爲圍又安加都尉二字耳又高紀曹灌傳 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但言東郡尉疑此守字亦衍文官本後作從是

虜 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破之杠音江擊

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呂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

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補注先謙曰案注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楊揚通作字揚雄之爲揚雄亦與此同逆官本作遇是史記同 攻宛陵補注先謙曰宛陵河南縣今開先登斬首八級捕

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

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戶鄉補注先謙曰戶鄉亦單稱

戶北史記此傳作東攻秦軍於戶東攻與下南攻對文正南攻秦軍於犇補注先謙曰南

義誤斷南字連上讀案諸傳云戶北此不得是戶南也 南攻秦軍於犇補注先謙曰南

山縣東南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呂卻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四十四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斬首二十四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

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補注先謙曰封爵未聞有加二攻武關至霸上斬都

號者張薛說是若今之親王雙俸亦云雙親王也雙親王見前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

竹仲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曰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沈欽韓

云燕丹子酒中太子出豈人能琴者古中酒也周壽昌云時飲酒未終宴賓主各懷意慮何暇計及醉醒又豈能如尋常燕飲以中酒為盡歡耶此中字讀如本音不得音竹

中反明矣相如傳顏注音竹仲反亦同此誤先謙案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屏作肩誤補注翼蔽與屏蔽義同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

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補注先謙曰後志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

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

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音撞鐘徐廣云一本作立帷下瞋目而視皆皆血出項羽目之問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補注

先謙曰史記食下有盡字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

霸王上曰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曰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補注霸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補注先謙曰案正義云至此為心疑大

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摩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之所乘獨騎馬噲等四人

步從補注齊召南曰四人噲與靳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補注先謙曰史記山上有間道二

少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

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後數日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明日案

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

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補注沈欽韓曰。晉灼注衍平字。此白水即濁水。在成縣界。一統志濁水在秦州徽縣西南。自成縣流入。又東南入略陽縣界。白水縣在甯羌州西南。晉志略陽郡本名廣魏。蓋魏時曾以白水縣隸入也。水經漢水東南至廣魏。魏水縣西。可以證晉灼此注也。擁輕車騎雍南破之。補注

孫曰擁當依景祐本作雍。擊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為雍王之雍。下雍是雍縣也。於用反並。史記正作雍。輕車騎。師古曰。秦讀與郿同。縣名。卽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

不可通。義。從攻雍。城先登。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

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從擊秦車

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曹參傳曰取壞鄉擊三秦軍壞東。然則壞是鄉名。壞東壞鄉之東也。先謙曰三秦省文稱秦也。史記車誤軍正義壞鄉在武功縣東

南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卽細柳地也。在長安西。補注

十里。灌廢。最。李奇曰呂水灌廢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李說是也。或者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也。此

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始平定之無廢也。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也。此

元年夏圍廢。二年六月灌廢。如顏說水攻經年必無之理。蓋此時噲留圍廢。曰次年

灌而舉之。噲復在事。功居首云。灌廢。最者統前後言之。無取過泥索隱。廢。卽槐里上

文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最其功時最也。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

舉不欲再見其文。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日樊川。從攻項籍屠煮棗。

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

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補注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胸有煮棗城。周壽昌

日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補注先謙曰曹參傳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此傳

俱在地東。有淮潁煮棗是也。攻鄒魯瑕丘薛。補注先謙曰鄒卽驪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異服虔云皆漢將。攻鄒魯瑕丘薛。魯今曲阜縣治。瑕丘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薛今滕

縣東南四十四里。並漢。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

戶。呂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卽穀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

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補注先謙曰高祖五年十一月遣人誘周殷畔楚當卽其時。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

項籍死。漢王卽皇帝位。呂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

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

前所食。呂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呂往至雲中。補注先謙曰霍人見周勃傳雲中郡今大同府。與絳

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

山。凡二十七縣。補注先謙曰上言破柏人下不得復言降之降字屬下讀謂降定清河常山諸縣耳與酈商傳降定郡六同一句例之字衍史記無。殘東垣。

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母印。

補注先謙曰以其卒罵高祖也見高紀官本注謂作爲字同。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母名印也綦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印是尹姓潘名無終右北平縣今順天府薊州治廣昌代郡縣今易州廣昌縣北。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

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補注先謙曰守豨之代郡守也。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是太卜乃將軍名在十人之內皆噲所虜獲者也。馮煇。煇。古。字。此。作。將軍。大將。一人。文。不。成。義。且。與。上。大。將。復。出。明。傳。寫。妄。改。

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縮反。噲呂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

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據周勃傳得縮大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將抵丞相偃則抵蓋以假丞相爲大將如當時漢制一說是也。

補注先謙曰此後則周勃代將破縮定燕。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

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呂下至

前漢四十一

三

三百石十二人

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臣為大將者傳皆有亦凡也其例正同史記八十七人作八十人作十三人作十二人作十一人

師古曰仇音

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

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臥禁中詔戶

抗又音剛

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

彬曰廣雅釋詁排推也謂推門直入詩東方之日釋文引韓詩門屏之間謂之闥顏以闥為門屏非是即門屏之間亦不得以排言也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

也

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

注先謙曰絕長訣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反高帝使噲召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

宮車晏駕則噲欲召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

軍中斬噲

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

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顯權

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

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

佗廣實非荒侯子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六歲下云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則舍人上書有因其樊鄴滕灌傳贊云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是他廣能存故家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補注齊召南曰商即食其弟食其傳曰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此文似脫陳留二字耳先謙曰高陽屬陳留圍縣詳

食其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曰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補注先

高紀酈食其傳秦三年二月沛公過高陽食其言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距二世元年沛公略

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從高祖曲補注先謙

為之說非也索隱岐地名調蓋在河南陳鄭之界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師古曰漢

功即賜爵封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

君與靳歙同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

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補注先謙曰旬陽漢中縣今興安府洵陽縣北旬關在洵陽縣東別將

有二義一小將別在他所高紀項梁盡召別將是一別領一軍為將此傳是與周樊灌靳等

傳單言別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

者義同西定漢中藍田而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攻作取

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補注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因故

爵信成君當即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先謙曰以此為重封於義不通劉說是也或疑下文

賜爵列侯此不得為信成侯但漢初先賜名號侯如樊噲臨武傳寬通德之類甚多信成乃

名號後賜爵列侯則實封耳灌嬰傳補注齊召南曰史記

由昌文君賜號昌文侯即其例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

似脫上字

破章邯別將於烏氏

桐邑泥陽

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桐邑今在幽州泥陽北地

縣氏音支桐音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破雍將

軍烏氏周類軍桐邑蘇軾軍於泥陽蓋烏氏守將伏其姓名而桐邑泥陽守將姓名具有也

此傳質言但云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桐邑泥陽耳先謙曰烏氏安定縣今平涼府平涼縣西

北泥陽北地縣今慶陽府宜州東五十里泥陽

里桐邑扶風縣今邠州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

賜食邑武城六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武

成城成通用字武城馮

翊縣今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七里紀要左文八年傳秦伐

晉取武城魏文侯三十八年秦敗我武下即武城下也

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補注先

謙曰史

記作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

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曰梁

益食四千戶

從擊項羽二歲攻

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

前漢四十一



古山即表方陳皆失之故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垣字之譌也李顏以垣為牆垣

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

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補注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王念孫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

將十人皆無軍字二千石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

日商有疾病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

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

北軍遂呂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賈友補注先謙曰史記友作交孝景時吳楚

齊趙反上呂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月樂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

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滅兒也補注齊召南曰事在孝景中二

外戚傳武帝即位尊太后母滅兒為平原君此當如監本汪本無姊字為與注合寄欲取之

益滅兒更嫁田氏而復寡之時時武帝立為皇太子已三年矣周壽昌曰滅兒始嫁王仲更

嫁田氏前後生子女五女為后男服官齒必不庫若其姊當更老矣據蘇注則姊字衍官本

及明凌氏本亦無姊字先謙曰各本無姊字是若是平原君姊景帝尚不至怒而下寄使也

史記亦無姊字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

時為太常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呂下子孫爵乎關

內侯食邑凡百餘人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平作皆先謙曰官本作皆是功臣表賜商代後者猛友爵關內侯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補注先謙曰送官本作逢案送是史記亦作送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

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章昭云告白也白高

祖傷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指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覆。

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補注劉放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移獄

覆矣。嬰以此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補注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梅開城守也此即

被樊噲召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曰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曰。師古曰謂父老開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補注先謙曰官本父老倒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呂嬰為太僕。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是也此嬰字誤倒在以字

下常奉車。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補注先謙曰降者說降之

平曰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補注先謙曰陳留縣今開封府蘭儀縣東下戶牖。破李由

軍雍丘。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同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無破之二字上既云破李由軍矣此涉下文而誤衍先

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補注先謙曰揚史記作揚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

匱。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又擊秦軍雒陽東。呂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補注宋

公無重字公即令也先未封重字不當有。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呂至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以兵車趣攻戰疾句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

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

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音疲常蹶兩兒棄之。服虔曰高祖欲斬之

曰音足蹶物之蹶師古曰服音是補注先謙曰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

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  
燕樹面者曰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備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曰馳  
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補注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而  
而能抱持者况復馳乎蘇說是也李慈銘曰索隱蘇林與晉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小兒  
爲擁樹作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較此爲詳據項羽紀漢王推  
墮二子於是者三故嬰擁抱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  
於前不聽漢王再躐棄也

榮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沂陽索隱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擊項籍下邑追

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補注先謙曰今汾州府汾陽縣治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

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

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

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自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

卒曰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補注先謙曰細陽汝南縣今潁州府太和縣東從擊胡騎句注北

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曰賜之補注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蓋

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即以賜之也孟從擊陳豨黥

劉說皆未是錢大昭曰關南監本閩本作賜先謙曰官本作賜史記同關字誤從擊陳豨黥

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從竟高

祖崩呂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下邑縣名屬梁國

迺賜嬰北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

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呂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補注先謙曰東牟侯興居也事詳周勃傳曰天

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補注周壽昌曰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

馬橋夏侯嬰家在橋南先謙曰索隱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拈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 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頰。師古曰頰音普河反 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

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頰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補注錢大昕曰漢景帝女平陽公主

本陽信公主王皇后生元帝女平陽公主衛婕妤生其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頰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帝女也馬端臨帝系考載高帝一女魯元公主文帝二女館陶長公主及周勃子勝之所尚公主景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慮公主武帝五女鄂邑蓋

長公主夷安公主衛長公主陽石公主諸邑公主宣帝二女館陶公主敬武公主元帝三女平都公主平陽公主穎邑公主皆據班史紀傳然尚有未備如博成侯張建始四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夏侯頰尚平陽公主成帝微行過陽阿主作樂此三事

皆遺漏而南宮公主婿祁申見功臣表馬氏亦失書先謙曰據衛青傳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後壽有惡疾就國上詔青尚平陽主參之功臣表曹壽即曹時也其子襄

以元光五年嗣侯是曹時卒於元光四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青為大將軍而尚平陽主卒後與主合葬不容更有夏侯頰尚平陽主之事且表云元光三年頰嗣侯十八年元鼎二年

坐尚公主與父御姦自殺是元鼎初公主尚為頰所尚其時平陽主適衛青久矣足證頰所尚者必非平陽主也况平陽主外家非孫姓尤明此平陽主字有誤 故滕公子

孫更為孫氏。補注周壽昌曰此或頰一支更為孫氏其他子孫不盡然也功臣表嬰元孫之子長安大夫信附滕公表不云更姓孫魏志夏侯惇傳猶云夏侯嬰之後也

灌嬰。睢陽取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補注錢大昕曰依班史例當云睢陽人也以販繒為生先謙曰睢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丘縣南史記同漢紀作雒陽

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已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

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疾速也師古曰疾急速

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呂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

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

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呂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

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

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呂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

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

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補注先謙曰：據高紀漢王元年四月入漢中，五月即

月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

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補注先謙曰：曹參傳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疾戰破之，賜

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補注李慈銘曰：食杜平鄉四字，衍先謙

以爲衍文是復曰：中謁者從降下碭，曰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爲公，今反。補注先謙曰：魏公申徒二人，蓋從王

擊破之，攻下外黃。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外字，案外黃是山陽東萊二郡，皆有黃縣，時屬齊國

望文爲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迺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

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李必習騎兵，今爲校

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補

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補

先謙曰：郎百官表之郎中騎將也。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饜道。師古曰：饜

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

所謂左右千人之騎，補注宋祁曰：渣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

去左字，陽夏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錢大昭曰：右司閩本作左右，先謙曰：據張說本文

無左右千人之騎，語疑晉誤也。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

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  
補注先謙曰取其稱也案集解引作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  
連尹一人蘇林曰擊王武

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呂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補注李慈銘曰史記從作使疑從字誤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此假官也表

呂列侯食邑杜平鄉補注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補注錢大昭曰單騎

史記同單字誤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

廣相田光守相許章曹參傳又作故齊王田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

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雷公於假密師古曰雷縣

攻龍且及雷令於假密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於高密索隱注雷縣令稱公旋其名卒斬龍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齊地

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

置身虜騎將入攻博陽補注齊召南曰入字係一人兩字傳寫誤併史記作身虜騎將一人

為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博陽紀要偃陽城在兗州府前至下相呂東南僅取慮徐

嶧縣南五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博陽縣屬楚國傳偃同音前至下相呂東南僅取慮徐

日僅及取慮及徐三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

廣陵皆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補注先謙曰

彭越同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補注沈欽韓曰按東郡燕縣之



廢南平陽縣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充州鄉縣也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雷薛沛鄼蕭相師古曰凡六

會頤鄉補注沈欽韓曰案集解徐廣曰苦縣有頤鄉一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虜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曰

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其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

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補注先謙曰東城今鳳陽府定遠度江破

吳郡長吳下如清曰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不

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為二郡而其後復合乎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補注沈欽韓曰嬰

灌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二千戶補注先謙曰周勃傳賜與穎陽侯呂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此下有

從擊漢王信於代補注錢大昭曰漢當作至馬邑別降樓煩呂北六縣斬代左將補注李慈

作左相是此誤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

韓曰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益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東按裴子野即援此傳為證先

謙曰唐杜甫秦州雜詩胡舞白題斜薛夢符注題額也其俗以白塗壁其額因得名如黑齒

之類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磬石師古曰磬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補注先

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為將補注周壽昌曰特將楚漢間所置將名功臣表陳穉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胸是也韓信傳亦有特將似皆其所部

各特作各獨是裨將先謙曰官本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補注先謙曰盧奴中山縣今定州治上曲陽常山縣今定州曲陽縣西安國中

山縣今保定府祁州南安平涿郡縣今深州安平縣治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

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肥誅徐廣

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

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

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呂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

西呂祿等呂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

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先謙曰微示之也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

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

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

嬰兵補注先謙曰詳文紀後歲餘呂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疆補注先謙曰官本疆作彊是史記同有罪絕武帝復

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傳寬補注錢大昕曰寬與斬呂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補注先謙曰索隱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

橫陽君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蓋橫陽也案一統志橫城在歸德府商巨縣西南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



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飲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

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留南

破之。師古曰蓄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有漢蓄縣。故城後漢改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

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食邑。邑上有三年賜三字。別

之河內。擊趙黃軍朝歌。破之。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擊趙將黃郝軍。朝歌則其人姓黃名郝。係趙將非姓趙名黃也。先謙曰。齊說是也。趙黃乃秦將後

復為章邯將。為曹參樊噲所破。見高紀參噲傳。此在河內。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

五十四。從攻安陽。呂東至棘蒲。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安陽城在趙州臨城縣南。廉頗傳攻魏之房子。安陽拔之。即此城也。一統志棘蒲故城今趙州

治下十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

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引括地志云。平陽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按臨漳縣今屬彰德府。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曰。呂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斬兵守郡守各一

人。此奪守各二字。沈欽韓云。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惟守及探。太守之節。而補注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降鄴。從攻

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郡作軍。是史記同。降邯鄲郡六縣。補注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破項冠魯下。

張耳擊趙時。別令補注先謙曰。鄆即繪東海縣在今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

略地東至鄆郊下邳。補注先謙曰。鄆即繪東海縣在今南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呂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

子共尉也得而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

送致於雒陽 補注先謙曰案目騎都尉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

齊燕楚車騎補注先謙曰據灌嬰傳此與嬰同將 別擊陳豨丞相破之師古曰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

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四 別破軍十四降

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補注

昭曰五下南監本闕本皆有百字先謙曰官本有百字史記同此奪 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繆沛人也師古曰繆音息列反 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

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補注先謙曰繆食邑時池陽尚未為縣縣乃惠帝置也素立蕩社縣其地有池陽蓋鄉聚之名繆因食之 從東擊項羽榮

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補注李慈銘曰案此傳史記多脫文班氏因之如

必先有賜爵之文先謙曰高帝出度平陰韓信軍修武上馳入奪其軍傳蓋言此 戰有利

事然非襄國也殺趙王歇襄國又在此事前與遇信軍無涉李以為有奪文是也

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呂繆為信武侯師古曰呂其忠信故加此號補注先謙曰功臣表云楚漢分鴻溝以繆為信號曰信武蓋以此食邑

三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表云二千二百戶 上欲自擊陳豨繆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

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曰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殺人不死四字 十二年更封繆為

鄒城侯服虔曰音管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

肯反補注王文彬曰按先封某邑後改他邑曰更封如史記曲周侯酈商傳商先食邑涿號曰涿侯後云更食曲周是也繆前封信武乃名號侯至此為鄒城侯是封邑不得云 更封也更字當為衍文史記作以繆為蒯城侯不言更封先謙曰史記作蒯成索隱蒯者鄉名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正義引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

云制成縣故陳倉縣之鄉聚名也周縹所封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制成縣屬始平郡先謙案三蒼音蒯為裴與呂忱音蒯為陪同諸書雖蒯那互異其讀一也

**五年薨諡曰貞侯**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同史表作尊侯正義云尊一作卓案尊與貞聲近而誤卓則為脫貞下半也**子昌嗣有罪國除景**

**帝復封縹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音多屬沛國補注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張照曰按陳國無鄆縣據志應作沛郡王念孫曰淮水注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

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音多沈繹旃云漢書周縹傳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音以鄆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字乃沈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注本毛本周

縹傳注竝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乃沈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注本毛本周縹傳注竝作音多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鄆陽下孟康曰銅音

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鄆陽下孟康曰銅音所加者鄆縣之鄆蘇林傳注孟康志注鄆道元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

紂紅反縹規地此傳鄆侯下鄆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者鄆縣之鄆蘇林傳注孟康志注鄆道元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

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鄆縣孟康音多正與蘇林相合豈亦脫去寒反二字邪且蘇音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今諸家皆音

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鄆侯之鄆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

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鄆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注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為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韻在寒韻多在歌韻鄆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

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入所簡二韻者說文驛從馬單聲而魯頌駉篇有駉之驛音徒河反說文釋富釋釋兒從

者單聲丁可切韻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龜鼈已與樣熊為韻詞韻古韻諸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駉馬說文引作彥彥駉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韻

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駉馬說文引作彥彥駉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韻平而全祖望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

未有之謬也先謙曰官本**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

作鄆音多寒反按王說是**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

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為犧牲雖曰其母率色而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

逢時張晏曰茲基置也言雖不材不害子之美雖有田具值時迺獲師古曰蓋曰蚊蚋為喻信矣師古曰蓋曰蚊蚋為喻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糶之時師古曰鼓

豈自知附驥之尾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勤功帝籍補注先謙曰官本勤作勒是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師古曰周勃等

天下曰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合寄

行雖摧呂祿呂安社稷補注先謙曰漢紀摧呂祿作權賣呂祿於義亦通誼存君親可也第十一終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漢書四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高曰方板也

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

矣補注齊召南曰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史六人先謙曰如注謂下

脫書字集解引有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鐵也補注先謙

曰史記當斬上有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適言沛公赦勿斬補注周壽昌曰王陵傳高

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同在南陽亦未與沛公為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為言以救之耳遂西入武關至咸陽補注先謙

下史記遂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呂蒼為常山

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

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曰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六年二字遷為計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部號曰計省

前漢四十二

位亞執政目為計一月更呂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呂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呂其相其名蓋本此

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補注劉攽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課書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先謙曰史記四歲字亦在此布以高祖十一年反是蒼為主計在八年又

後封侯二年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迺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

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補注先謙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唐書柳冕傳冕表言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史記范雎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論課殿

百姓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是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

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黥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長為王合證高紀長王當在十二年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自高帝十二年至高后八年

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起補注錢大昭曰沛起二

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補注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王念孫曰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為自從史記也

然以自皆由也則改猶不攻耳景祐本亦作以沛公曰昌為職志也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苛為客張晏曰賓客不掌官也補注沈欽韓曰猶戰國之客卿客將也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呂苛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苛自內

曾為內史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

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補注錢大昭曰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

呂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事



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昌還走謂卻退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

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曰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補注先謙曰庭字上

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訖二字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皆作然臣期知其不可先謙曰官本同南監闕本史記亦同據下類注此文亦當為期期後人據宋說妄改也陛下欲廢太子臣期

期不奉詔師古曰呂口吃故每重言期期補注劉效曰期讀如荀子曰欲棊色之棊楚人謂

極為棊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浙本然心知期期不

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子據此則前之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

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知其不可臣知

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為棊而訓

為極臣極不奉詔斯不詞矣先謙曰通鑑胡注孔穎達疏釋詁畿汜也杜預云汜期也然

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本書意亦與汜同案諸家之說皆未當也

期者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勇也杜注期昌也本意亦與舒傳溫舒引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注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是期之為必漢世恆言此文臣

心知期期不可心知必不可也補注先謙曰期期不可心知必不可也無意義斯為謬矣劉注

也單言期語吃乃為期期耳劉胡二說固非王氏乃以期為語急之聲本

無意義斯為謬矣劉注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既罷是也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

罷補注即與既形近而誤各本俱譌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

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

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

楚漢之際縣尹皆稱公如徐補注周壽昌曰集解引瓚曰方與縣令也案

公之類甚多不必為其號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補

先謙曰異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古用簡牘書

優待也有錯繆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至

前漢四十一

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曰然。堯進請間曰。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間

作問宋祁曰問疑作問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陛下所也。史記亦作請問。先謙曰官本作請問。亦引宋說。此本請問。疑後人因宋說改也。

為不樂。非曰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

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出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

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

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公彊

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

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也皆類此然吾私憂趙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王字不可省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

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曰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曰。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人

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呂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

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

不能奉詔。太后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高后患之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

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

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

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謂畫策令迺抵堯罪。補注先謙曰：周昌爲相迺抵堯罪。據表云：免官。呂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反高祖初起，敖呂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

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補注先謙曰：曰文帝二年任敖卒。駟案漢書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正義案史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先謙案敖子敬以孝文三年嗣。是敖二年薨，正義是此元字當正作二。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

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

事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窋，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紀核之。窋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相國產，窋卽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作亂，窋復馳語太尉，則窋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郎上議，羣臣列名，卽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前，窋已罷官矣。其後賞功不及窋，意者史記所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卽不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平曲客共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其事也。窋坐事免官在前，及誅諸呂，迎文帝時，張蒼已代任，故賞蒼而不及窋。說詳呂后紀。呂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

此傳誤也。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呂高祖十

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因故秦時。推五德之運，呂爲漢當

水德之時，上黑如故。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入之音聲。補注先謙曰：史記入作人。及呂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呂定十

瓚曰謂已比故取類已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若百工天下作程也百工為器

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若百工天下作程也百工為器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辯師古曰言吹律

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先謙曰高紀所謂張蒼定章程也官

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成就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王念孫曰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王念孫曰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

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

如清曰若順

也百工為器

曰言吹律

曰章程也官

本注宋祁

補注

學官本

曰

學官本

贖曰謂已比故取類已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

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

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

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成就也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

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

若百工天下作程也百工為器

如清曰若順

也百工為器

曰言吹律

曰章程也官

本注宋祁

補注

學官本

曰

贖曰謂已比故取類已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

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

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

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成就也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

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

若百工天下作程也百工為器

如清曰若順

也百工為器

曰言吹律

曰章程也官

本注宋祁

補注

學官本

曰

贖曰謂已比故取類已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

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

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

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成就也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

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

若百工天下作程也百工為器

如清曰若順

也百工為器

曰言吹律

曰章程也官

本注宋祁

補注

學官本

曰

贖曰謂已比故取類已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

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

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

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成就也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

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

若百工天下作程也百工為器

如清曰若順

也百工為器

曰言吹律

曰章程也官

本注宋祁

補注

學官本

曰

贖曰謂已比故取類已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

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

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

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成就也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

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

若百工天下作程也百工為器

如清曰若順

也百工為器

曰言吹律

曰章程也官

本注宋祁

補注

學官本

曰

贖曰謂已比故取類已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

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

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

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成就也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

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

若百工天下作程也百工為器

如清曰若順

也百工為器

曰言吹律

曰章程也官

本注宋祁

補注

學官本

曰

贖曰謂已比故取類已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

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

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

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成就也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

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

若百工天下作程也百工為器

如清曰若順

也百工為器

曰言吹律

曰章程也官

本注宋祁

補注

學官本

曰

贖曰謂已比故取類已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

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

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

本注是下至於為丞相卒就之也師古曰卒終成就也

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歷尤遂二字正對汎

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

女子為乳母

師古曰言每就飲之

妻妾已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適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

歷事

補注周壽昌曰藝文志不載

申屠嘉梁人也

師古曰材官之多方力能腳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方力能腳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音布麥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越距也从走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

黥布為都尉

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已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已為關內侯食邑二

十四人

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傳止二十四人

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

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已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

補注先謙曰廣國詳外戚傳

欲相之曰恐天下已吾私

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餘者未

死之餘人也剛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

迺已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

補注齊召南曰故安縣屬涿郡漢初丞相

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為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為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嘉為人廉直門

不受私謁

補注先謙曰當與袁盎傳參觀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

寵如是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見字王念孫曰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

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已不肅

師古曰肅敬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戒教作教戒案

謙曰官本有也字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戒教作教戒案

皇天無私阿兮注竊愛為私顏謂私教戒之非

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

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

入言上上曰汝弟往

師古曰弟但也

吾今使人召若

師古曰若亦汝也

通至詣丞相府補注先謙曰至即詣也言至不當更言詣



踵躡謙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角反補注沈欽韓曰荀子王霸篇躡然上下

此傳耳先謙曰躡躡與謙謹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妮妮集解引徐廣曰妮一作斷一

作躡索隱妮音側角反漢書作躡躡一作斷義如尚書斷斷無他技先謙案說文無躡妮

二字妮當為妹說文妹與下廉謹也謹若謹數數大徐音測角切測角與側角初角同聲

字形有移換耳今人斥人為齷齪即此躡躡義也歸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

於世者其作斷斷者又後人以躡躡為誤而改之耳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文學律歷而專遵用秦之顛頊歷

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然哉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直作質任敖

曰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史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

不如蕭曹等也

鄺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鄺食其陳畱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陳畱郡無高陽縣蓋鄉名非縣名涿郡琅邪郡皆有高陽縣然非食其所居之高陽也高

紀沛公西過高陽文穎云聚邑名屬陳畱圍沈欽韓曰金史地理志杞縣有圍城鎮明志開

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廢圍縣先謙曰案正義鄺音歷索隱引故者舊傳食其圍高

陽鄉人圍後漢陳畱縣前漢淮陽縣今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

次也鄭音是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曰落落託義同案落落託亦作落落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

日落落落落託義同案落落託亦作落落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

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字在於下王念孫曰史縣中賢豪殊為不辭史記吏字在然字上漢

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為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為是謂縣吏皆謂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齧

好荷禮。應劭曰握齧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齧音初角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荷作苛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

聞沛公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

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媼易人。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媼而易人言簡率也與好荷禮反對為文有大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

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曰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

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周壽昌曰士冠禮注戒告也先謙曰史記言下有如字官本注無音字于作子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畱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矚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補注而見

食其。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補注錢大昭曰下攻

本作破引宋祁云浙本破作攻按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破羣書治要引此亦作破豎儒猶言小儒詳見高紀既稱曰儒不得

復以賤劣僮豎斥之。顏說非。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補注先謙曰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補

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句攝衣句延食其上坐土冠禮鄭注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子史記音晏傳曰晏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為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



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傳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謝之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稱注王文彬曰

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儒行毀方而瓦合正義引皇氏云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收散亂

之兵不滿萬人欲巨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

也臣贊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今請使令

下足下師古曰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補注先謙曰

兵字史記下降也遂下陳留補注先謙曰食其說令不從夜斬令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

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補注先謙曰嘗字漢三年秋項羽擊

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

之師古曰反趙及梁補注先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呂東屯鞏雒

呂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為

天而民呂食為天補注先謙曰索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迺有臧粟甚多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敖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帶三

粟也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

謙曰楚引東定梁此迺天所呂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

地令曹咎守成皋

反

臣竊曰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

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庚。即敖倉。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距飛狐之口。如道曰上。黨壺關也。

臣贊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贊。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補注。何焯曰。此似後人依託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虜魏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

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形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北窺。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闊遠。守白馬之津。補注。齊召南曰。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

經其西岸。即黎陽也。曰。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曰。地。形而制服。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補注。

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司馬光云。史漢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新序是先謙案。據高紀三年九月項羽使曹咎守成皋。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說齊。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亨食其漢破曹咎。就敖倉食先後次第。如此是食其說漢王二事。並在三年九月。史漢合之未為非也。官本已作以今田廣據千里

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補注。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諸田

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補注。宋祁曰。人疑作民。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

可曰。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補注。先謙曰。時尚未得敖倉。云復守者。究言之。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

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

漢。齊王曰。先生何曰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補注。先謙曰。面向也。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

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

補注。宋祁曰。或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

安在也。處上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

負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補注先謙曰据高紀食其勸立六國後未行此設辭耳。降城即呂侯其將得賂則呂分其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志。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

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

斷無復廉鏐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印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刻。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補注錢大昭曰玩閩本作利。先謙曰史記作利。集解引孟注刻斷作利。

斷索隱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利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據此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書治要引作利而不能授。且引注曰利斷無復廉鏐也。蓋別一漢書。

本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補注先謙曰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四句相對為文。財字羨文不當有。史記無。天下畔之

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

之外。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

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補注先謙曰索隱北魏。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為東也。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補注周壽昌曰黃帝

史記作蚩尤。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帝起兵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此言黃帝史記言蚩尤初無區別。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

粟。補注先謙曰。庾官本作倉。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

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呂為然。迺聽食其。罷歷

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

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呂為食其賣已。師古曰

日言其與韓信通謀。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迺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迺亨之也。迺亨食其

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呂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

音介。數將兵。上呂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齊召南曰。武陽史記作武遂。而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據表疥子勃。勃子平。疑遂字。誘錢大昭曰。史記稱更食武遂。且稱武遂侯。平據此。則武陽當為武遂矣。

表疥子勃。而此作遂。涉上武遂。而譌耳。李慈銘曰。索隱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余按索隱是也。漢表與史同傳。不應有異。且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亦不辭此。

陽卒子三字衍無。疑先謙曰。李說是。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

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佗作他。字同。索隱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

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魋音推。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賈因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

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補注先謙曰。索隱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呂區區之越。與天子仇。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補注先謙曰。官本仇作抗。史記同。索隱案崔

浩云。抗對也。衡車軛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官本注文。在其正下。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

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補注先謙曰。史記劫下有略字。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

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

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呂新造未集之

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本家作冢。是

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本家作冢。是

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本家作冢。是

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

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

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

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統天

下理中國中國之人曰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

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今王眾不過數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

遠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遠音其庶反補注王念孫曰顏訓遠為迫促非

也遠亦何也連言何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遠字或作詎距巨又作渠墨子公孟

篇曰離子不得福吾言何遠不善而鬼神何遠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遠不能為福乎韓

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遠叱也使爾對哉韓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

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詎知見侮之為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遠必哉莊子齊物論

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師古曰淮南

齊俗篇曰庸遠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諫諍師古曰淮南

離或言何遠或言奚遠或言庸遠或言庸遠或言甯渠其義一也何遠不若漢史記作何渠

不若漢則遠為語詞而非急遠之師古曰說讀曰雷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

遠明矣先謙曰官本注速作促是師古曰說讀曰雷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

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

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

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實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呂齋行故曰橐中裝也補注周壽

昌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索隱引作埤蒼語案左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籥焉宣二年

傳趙盾見靈輒餓為之箪食與肉賓諸橐以與之是橐可盛食無底何以能盛說文橐囊也

殆與囊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曰大曰囊小曰囊今毛傳作小曰囊大曰囊是傳寫

異也埤蒼語未然它送亦千金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

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

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呂馬。上治乎。補注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御覽人

事部一百七治道部四引此並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且湯武逆取而呂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

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呂為信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

謙曰官本注信作姓是鄉使秦呂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

謙曰官本注信作姓是鄉使秦呂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

所呂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者下有何字文意較足官本注言下有之字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補注先謙曰史記凡上作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無賈字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

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

各迺病免。呂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補注先謙曰漢扶風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有五男。迺出所使

越囊中裝賣千金。補注先謙曰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

瑟侍者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

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補注錢大昭曰闕本飲作欲先謙曰官本飲作欲引宋祁曰欲疑作飲案史記作極欲於義亦通所死家得寶劍。車騎

侍從者。一歲中。呂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

工禾反補注王文彬曰客游於外也顏專屬為賓客言非也一歲之中或訪問親舊或留連道塗其往來經過它處者為日恆多故於其子所率不過再過也先謙曰史記無目字再過

作再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

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補注劉放曰史記作數擊殺牲宰與我鮮

見則不美故毋久溷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

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沈欽韓曰史記無久恩公爲也溷作恩是

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先謙曰說文溷下云亂也一曰水濁兒恩下云憂也

一曰擾也此借溷爲恩當訓爲擾於義適順服訓辱顏訓亂皆未合禮記儒行注恩猶辱也

與服訓溷爲辱同史記范雎傳爲是以寡人恩先生索隱恩猶汨亂之意亦與顏訓溷爲亂

同足證恩溷二字古多通假沈云作恩是要爲未達又史記恩下女作公上文與女約集解

引徐廣曰女一作公則公是稱其子無久恩公爲與毋久溷女爲義同漢人稱公無尊卑貴

賤皆用之量錯父亦稱子爲公是也詳見錯傳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

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賈往不請

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往請直入坐無不字

義所見漢書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文請上有不字師古即訓請爲將命語

意與史記各別坐者坐所也平方深念故賈至坐前而不見顏謂爲自坐失之陳平方念不

見賈師古曰思慮之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賈曰足下位爲上

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

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補注王文彬曰釋詁豫

附上下文義不屬矣史記作務附論語君子務本皇疏務樂也言將相和則士乃樂附也訓爲素

猶向也慕也慕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訓豫爲素之誤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

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絳侯與我

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迺

呂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爲其具而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

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迺呂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

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昌曰籍甚史記作籍盛蓋籍即藉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而益盛也甚與盛意

同孟言狼籍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集解引漢書音義同籍籍通作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

越丞相平迺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比諸侯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引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號為朝拜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皆如意指語在南

越傳陸生竟呂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繇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

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梁父泰山縣侯姓遂名布臣向得有封梁父侯者仍當以如說為是

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君朱建於聞言賜建號平原君今案布傳不載建事史記誤也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

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欲審食其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呂發喪補注先謙曰索隱案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敬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貞服具師古曰貞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辟陽侯何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

知君呂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呂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

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列侯貴人呂辟陽侯

故往賄凡五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賄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

曰不可



自不可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

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侯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

謙曰史記作閔籍孺此班沿史誤說曰君所已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師古曰下音胡曰材德進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

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驢兩主俱幸君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

辟陽侯目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

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卒不誅計畫所呂全者

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作於呂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

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補注先謙曰辟陽侯死後其黨諸呂之事發聞吏至門建欲自殺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遂自剄文帝聞而

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補注

曰史記贊云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

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輓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輓也當刪作音同耳沈欽韓曰

輓一作挽淮南兵略訓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千萬數周壽昌曰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注引漢書作婁敬脫輅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云婁敬委輅揚碓解嘲云婁敬委輅脫輓史記此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文欲與解衣方有因先謙曰據集解引蘇林

注遮當作鹿索隱輅者鹿車前橫木案輓者繫於輅上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

之索所以挽也故子雲云脫輓矣官本注一人作三人

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縗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

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補注先謙曰官本取作王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師古曰邰邑名也即今武積

德宗善十餘世師古曰案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曰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謂柱

之也云杖馬箠者曰示無所攜持也箠音止紫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柱作拄紫作紫案

大雅縣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敬語本之但言策馬往岐耳顏

謂杖馬箠以示無所攜持其義轉迂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

也芮今芮城縣是也補注始受命補注齊召南曰案始受命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

宋祁曰芮字下一有之字應屬上句師古誤斷之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

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補注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成王即位周

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邑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補注宋祁曰雒字下

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於土中讀如本字顏音誤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呂王無德則易呂亡凡

居此者欲令務呂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呂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

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補注宋祁曰豐字下當有

故宋云然但高祖起豐沛漢代極言上收卒三千人呂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

榮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

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瘕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且夫秦地被山

帶河四塞曰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粹。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

謂天府也。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益其

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拊與捥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

亦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

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畱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

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補注：錢大昕曰：婁劉聲近。今吳人呼婁江曰劉河。吾之禮漢儀注作龜婁。古今注風俗通：婁塘市土人亦呼爲劉。周壽昌曰：後漢禮儀志：龜劉並作龜婁。足證古婁劉二字一音。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春歲之始，張晏曰：春歲之始，張晏曰：春歲之始。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

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

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師古曰：矜音

肉也。一說：矜讀曰瘠，瘠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見作死，是史記闕作瘠。此必欲見短，伏奇兵，曰爭利，愚曰爲匈奴不可擊也。

是時漢兵，曰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門。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

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曰舌得官。補注：先謙曰：史記活上有口字。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

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雁門。補注：先謙曰：廣武在今代州西十五里，志屬太原，顏據唐地理爲說未晰。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

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曰困平城，吾已斬先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補注：周壽昌曰：案敬無封國止名號，侯故表不列河水注地理。

志千乘郡。漢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為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國。非虛封也。但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敬一人。案地志千乘郡即高帝置。安知非高帝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鄙應之言。或紀其古蹟。未可據為封國之證也。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三十萬。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呂武服也。冒頓殺父代

立。妻羣母。呂力為威。未可呂仁義說也。獨可呂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

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呂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

所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呂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

陛下呂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呂禮節。

師古曰。風。讀曰諷。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補注。宋祁曰。聞。字不越。本無外

字。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曰。官本今

作令是。史記同。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靳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尚

奪之。而與冒頓此。史家採意之失。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呂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良家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為家人子。有上家

人子。中家人子之別。顏注。課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也。同。使敬往

解也。先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是家人子。迺宗室女也。同。使敬往

結和親約。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七十九引。三輔舊事曰。婁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放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子。然後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敬從匈奴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補注先謙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夕可已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少民地肥

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

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

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已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呂東伐此疆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補注沈欽韓曰據孔叢通為孔鮒弟子周壽昌曰此尚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及項梁之薛皆為

秦薛郡可知先秦時曰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

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

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

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記亦作今今即也今令字史多

相亂淮南厲王傳令復之史記作今復之亦謂師古曰復之也後人不達今字之義故改今為令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

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

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國語謂之一拜為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

博士通已出反舍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

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補注周壽昌曰生史記作先生漢時稱生即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即棘下先生

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為叔孫先生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師古曰幾首鉅依反

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

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索隱孔文祥云短

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

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

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

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

擐旗之士

師古曰擐拔取音騫

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補注

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淄水注亦引之張說非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稷嗣君名誤也故顏不從之

漢王已并天下諸

侯其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

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

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拔劍擊柱補注先謙曰官本拔作按引宋祁曰按當作拔

上患之通知上益廢之

補注周壽昌曰廢說史記作厭為宜

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

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曰反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

能行為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

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

補注先謙曰史記面諛下有以得二字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禮樂也

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

叢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清曰謂己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索師古曰叢與莖同並音子悅反如說先謙曰集解引如

說謂上有置設縣索為習隸處。叢九字無尊卑之次也。五字索隱引韋昭云引繩為縣立表為叢。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莖。又纂文云莖今之纂字先謙案縣者引繩營之使連繩也。應

說與韋合。特未為叢立訓。如縣叢並釋。故顏是之。此注如說當如集。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

解所引有謂上九字。今本誤脫也。注春秋下當有一外字。見晉語。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習隸案肄隸二字古通作也會十月。漢

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呂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補注先謙曰會十

月連上為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誤斷屬下。而訓為適會。誤索隱。儀。師古曰儀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敘其下儀

法先言儀。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呂次入殿門。補注沈欽韓曰治禮郎屬大鴻臚先

如此也。官有治禮郎。亦不屬大鴻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補注前漢無治禮郎後漢大行令屬

耳。後書禮儀志。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亦其證也。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補注

曰。史記作步卒衛官。是也。宮廷不得稱戍卒。疑班改。步卒為戍卒。傳寫者誤。設兵。補注先謙

戎為戍。尋檢傳志。無衛官之名。且官不當在戍卒下。宮官亦因形近而譌也。設兵。補注先謙

器。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反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

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呂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呂下。陳東方。西鄉。師古

皆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

傳以次傳令上也十三字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補注先謙曰執戟史記作執職徐廣云職一作職李慈銘云職俗字古止作職此職字蓋譌漢惟師古曰傳聲而唱警補注先謙曰執戟史記作執職徐廣云職一作職李慈銘云職俗字引諸侯王呂下至吏六百石呂次奉賀自諸侯王呂下莫不震

恐肅敬至禮畢盡伏補注先謙曰謂朝賀如禮也史記作至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為文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補注劉敞曰謂

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周壽昌曰法酒言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醞也食貨志請法古令官作酒即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劉說非下云觴九行即言罷酒飲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

諸侍坐殿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五引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前設筵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

而視呂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

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補注

齊召南曰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下文徙通為奉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

生隨臣久矣與其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呂為祿通出皆呂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

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呂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呂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呂不早定扶蘇

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高

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補注先謙曰共官本作攻據注攻字是史記同攻治也不當訓擊官本注敢作啖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呂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

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呂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



見雷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酒謂通曰。先帝園陵寢

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

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宮本孟康作師古為音。于及間往。師古

大朝時中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孟康。作復道。方築武庫

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庫在未央宮

路門。取道高帝廟。通奏事。因請問。師古曰。請空隙之。不欲對眾言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

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呂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

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

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

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補注。沈欽

韓曰。衣冠藏於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紀義陵寢神衣在柙中。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

變聞者是也。先謙曰。集解引如說云。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子孫奈何乘宗廟道。月行哉。

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宗廟道謂神道也。即衣冠往來所由。復道行空。故云乘其上。行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

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補注。周壽昌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

重也。先已有廟。今渭北。補注。劉放曰。渭北字宜屬上句。先謙曰。劉說。衣冠月出游之。補注。先

更立之。故云重也。是黃圖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衣冠月出游之。補注。先

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原廟既成。則陵寢衣冠。但月游原廟。不至城中。高帝廟故復道無妨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也。字

句乃。上迺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禮記曰。仲夏之月。羞呂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呂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成大業語曰廊廟

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

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呂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桿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末有也字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

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呂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呂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七作七附會將相呂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

乎。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淮南厲王長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日盧文弨云今淮南子凡長字皆作修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

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補注先謙曰時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也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

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時厲王母

未生何得言有子作有身為是周壽昌云上云有身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生厲王非是甫生高帝八年冬過趙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貫高謀反事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吏呂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

趙兼未審也先謙案史記作有身周說蓋得其實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

王詣上上海師古曰呂不理其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呂作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補

注

先謙曰史記作真定厲王母之家在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

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注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呂故得幸無患然

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呂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

順也順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天兄厲王有材力力

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迺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請謁也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師古曰襲古袖

藏置襲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補注先謙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

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到也王念孫云說文刑到也齊召南云史記孝文紀及淮

南傳並作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宋祁曰時字浙本添先謙曰史

從者魏敬馳詣闕下在事下而誤倒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

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

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

曰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

文帝令薄昭為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清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

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呂聖

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

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呂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

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呂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

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呂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

甚厚。補注先謙曰新書淮難篇云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他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大王呂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呂自為名。補注先謙曰自為主名也一曰自居為親殺讎之名也皇帝不使吏與其間。師古

曰與讀曰豫謂不赦大王甚厚。補注沈欽韓曰新書淮難篇淮南王來入赴干乘之君驪儻令吏干豫治其事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多賜美人載金寶而歸。漢法二千石缺。補注先謙

雷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治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漢輒言漢補。補注先謙曰言於漢廷而補之大王逐漢所置。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識者為

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馭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也二千石師古曰馭古委字馭謂曲也大

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補注何焯曰屬國當謂傳國於子洪亮吉曰顏說是一說欲傳位於子今詳上下文勢必不

然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

呂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呂負誦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呂千里為宅居呂萬民

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補注先謙曰官本

頰作赴矢石野戰次城。補注錢大昭曰次當作攻先謙曰官本作攻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呂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呂無忘

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呂言孝父為

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

呂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

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俠惟以一劍自任王乃貴尚其事也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此八

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常出入危亡之

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補注先謙曰時漢諸王得立高帝廟於其國故昭云然昔者周

公誅管叔放蔡叔呂安周齊桓殺其弟呂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呂安

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呂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

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郅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呂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

大怨其賞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呂安國便事而欲呂親戚

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璠曰按曲禮太上貴德左氏傳太

言太上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言欲望於太古上聖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先謙曰天

子尊無二上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文意不當釋為太古上聖也仍

依如說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補注錢大

為正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是言先謙曰之往也言坐有罪

逃往諸侯國游而為客宦而為官或為奴僕以事人及平人容匿之者論其罪皆有當坐之

法也下乃言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補注先謙曰罪人逃匿在

匿於王所者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補注先謙曰

同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呂亡名數自古者內

史縣令主補注錢大昭曰古南監本閩本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慕義來降名數

之無名數自占籍為民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

者內史縣令主之也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

也與讀

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曰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童

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呂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甚為大王

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

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

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

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

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曰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師

曰案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驂轉輜輦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

馬也周官鄉師與其輦鄭注輦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輦故輦

馮翊縣在今西安府醴泉縣東北七十里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

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補注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為典客七年為

御史大夫行與宗正廷尉雜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宗正臣逸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

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呂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

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補注先謙曰漢諸侯人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

至關內侯奉引二千石所當得如漚曰賜亡時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引者以

曰皆本作所不當得考證云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先謙案注文如薛顏三家所見漢書本

皆無不字裴駮集解亦止引如薛二說未別加案語似史記本無不字後人增之也史記下

文又云開章之淮南見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王子

婦以二千石俸奉之亦奉以二千石所當得之一證大夫但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漚曰

他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

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大夫民爵第五級士伍開章等七

十人如高曰律有罪失官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補注先謙曰新書五美篇云機奇啟章

之等啟章即開章景帝諱改也盧文弨云漢書作柴奇柴與棧音義兩通棧奇之徒啟章

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機疑因棧形近而譌欲曰

危宗廟社稷謀使閻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

簡忌謀殺呂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軒嚴助傳作問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

口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東上補注沈欽韓曰靈宇記廢小肥

名肥陵山下有小肥陵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東南淮南屬王毅

開章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郡無肥陵縣則亦唐初旋置旋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李

兆洛鳳臺縣志云淮南屬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遠葬諸安豐東又八公山有肥陵之

稱而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阜之迹先謙曰如沈說則以肥陵為八公山者是也然史

記作肥陵邑正義引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

里與諸書合蓋當時事覺長令開章遠歷肥陵後知不可掩乃殺之即葬其處耳李氏獻

疑未可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太

吏不知開章所往非謂不知葬處也繼乃誑稱已死陽表其墓實未死也迫吏窮知其

詐長知不可掩乃令簡忌殺之肥陵即葬其地情事如此文特倒敘遂致讀者難明耳又

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

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曰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

為音于偽反補注宋祁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呂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

旦春呂下五十八人補注先謙曰死罪及城旦春以下不應赦者賜人爵關內侯呂下九

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

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

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書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

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即其事也  
陛下遣使者齋帛五十匹補注賜吏卒勞苦者注

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四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  
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

皇帝補注周壽昌曰織南海王名見高紀史記多一民字緣上南海民而忌擅燔其書不

召聞文穎曰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春又請長願入

其郎中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補注

先謙曰史記置作致置致字古通吏二千石郡守也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補注齊召

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尙爲太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

至八年薨錢大昭曰時灌嬰陳嬰皆前卒故知是夏侯嬰也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

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補

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爲築益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補注先謙曰史炊

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

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於是

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弓輜車師古曰輜衣令縣次傳補注先謙曰遞爰盜諫曰上素

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呂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

今今復之即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即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合注

即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若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今猶即今也餘見釋詞注



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補注先謙曰史記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書文帝弟彭城王

義康為孔熙先范蔚宗所誘謀逆被廢後讀此傳歎迺不食而死補注先謙曰史記迺上有

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益有憾於斯語也此二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

句畏其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呂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

南王不可奈何補注先謙曰不可奈何猶言無可奈何也願陛下自寬補注先謙曰志上曰

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呂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

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皆棄市迺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

年憐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憐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補注先謙曰新書云淮南子少

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

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贊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曰天下

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序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縵好童

童一升粟飽蓬蓬兄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蘇及其工皆堯舜之

弟二人不能相容顏說非也書大禹謨言丹朱用殄厥世蓋堯時實已逐之他方舜在位乃封之孟子言舜封

象有庫或曰放焉史記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放出不收朱象管蔡是矣是古有此語特書

文闕略難可推究耳天下稱聖不曰私害公補注先謙曰史記天下豈曰為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淮南故地補注周壽昌曰城陽王喜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補注宋祁曰置園

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

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

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補注錢大昭曰

淮南二字闕本不重其相曰。補注周壽昌曰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爲淮願爲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曰兵委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

兵救淮南。師古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補注宋

捷孝文元年嗣侯不作捷。淮南呂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

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呂爲貞信。迺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徒王

王於濟北。呂褒之及薨。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呂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徒爲衡

山王。王江北。補注先謙曰廬江王王江南得豫章廬江徙江北則漢收二郡斷其通越伍被傳略衡山數語可參證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

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詩吏反亦欲自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

人。補注齊召南曰按此篇較史記有補有刪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缺

略也下文曰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

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入公高誘序蘇非作蘇飛八人惟左吳雷被伍被見傳中作爲

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補注先謙曰宮本考證云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

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

好藝文。呂安屬爲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

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遺。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

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補注王念孫曰傳當為傳傳與賦古字通

安辯博善為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

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

旦受詔曰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旦受詔曰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

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

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補注王

文選吳都賦劉注賂貨也先謙曰史記言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

畔逆未有因及聞武安侯言大喜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

輕薄呂厲王遷死感激安補注先謙曰以安父廢徙道死事感動之使為畔逆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

王曰先吳軍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有起字此無起字不詞蓋脫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呂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補注

曰郡守令國諸侯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子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

子金錢為中詔長安孟康曰詔音偵西方人呂反間為詔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瀆曰詔

音丑政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詔知處告言之約結上左右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侯鄂千秋元孫但與淮南

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元朔二年前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生子遷為

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

女各一人女嫁諸侯即此太子妃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世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

前漢四十四

三

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補注周壽昌曰內房也。終不近妃。補注先謙曰史記終上有三月二字。妃求去。王迺上書謝

歸之。補注先謙曰高五王傳修成君女娥欲嫁齊王蓋在淮南謝歸後也。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致繫一作毆擊二字皆形相近。太子學用劍。自己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

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藩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曰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

之補注先謙曰被為郎中乃郎中令屬官故使郎中令斥免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

亦以其事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補注錢大昭曰案壽春嚴正上書言淮南事

廷尉雜治廣川王去事。治鉅鹿詔獄。此重河南二字疑衍文。先謙曰據師古注所見本已重

河南二字。史記亦重則二字非衍文也。正義以詔下其事。廷尉河南為句。注云下廷尉及河

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為句。注云逮謂追赴河南也。先謙案下文上以其事下廷尉

連不為文。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赴河市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

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

不遣。如道曰承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補注先謙曰為丞乞請。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

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

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補注陳景雲曰中尉當是段宏考汲黯傳宏

以蓋侯王信任官再至九卿百官表亦偶逸其名也。先謙曰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先謙案今表作中尉殷客即段宏說詳汲黯傳。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示膏皮事。師古曰自什度更。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還曰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關求

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閻謂歧閻不行之補注采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上有廢字索隱引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王雍過應募者漢律

所謂廢格則廢字不可少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曰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

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補注先謙曰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

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與下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對文漢不治三字不可去當是奪文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

呂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補注先謙曰索隱志林云輿地圖

漢家所畫非出遠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補注先謙曰膠東王奇常山王舜皆景帝子

諸侯並爭吾可已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補注先謙曰行仁義上無煩加親字此親字當

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倒耳上文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賢

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呂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呂為子太子不呂為兄秩數

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

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子呂其父

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

補注周壽昌曰嚴正史記作莊正班氏以明帝諱改莊為嚴正莊則字近而譌也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

前漢四十四

三

三

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

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

也故辟陽侯孫審卿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子平嗣於孝景二年坐謀反自殺國除審卿蓋平子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

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召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曰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

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

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

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曰其君冠

賜御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入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補注先謙曰為史記作偽古為偽字

通故偽亦作為左成九年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知釋文並云為本作偽詩

采芩人之為言疏引定本作偽言白帖九十二引亦作偽言是其證也為得罪猶言詐得罪

不頌增文以成義蘇以詐作二字釋為字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

之義顏云為得罪之狀並如字讀失之兵謂王發兵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崔

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瀉曰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

說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辨也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

被謀為失火宮中補注先謙曰為亦讀曰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

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代人為求盜亭父方言亭

父或謂之褚郭璞曰言衣赤也也亭吏皆絳幘絳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

說文卒下云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綴下云以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

絳帛著於背上即此所謂求盜衣也沈云絳幘絳衣蓋誤

微兵之書也

解在高紀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東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欲因呂發兵迺

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曰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

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曰出為解師古曰不應

也解者解說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若今言分疏矣師古曰與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為口絕補

遣出去計猶與未決師古曰與先謙曰謂無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

證其事者師古曰會謂應王亦愈欲休補注王念孫曰愈讀為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

逮師古曰會謂應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

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

秦傳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間篇偷作愈是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

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為偷字矣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刑及下安自刑殺以刀刑傷之並訓為到與上文刑之同義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呂聞師古曰索搜上下公卿

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呂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呂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

一月衡山反謀發覺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補注王先慎曰按功

稍後故上特原之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列侯無以讓名者讓疑作襄襄平陽侯曹參元孫元光五年嗣十六年薨元朔六年正當嗣

元狩三年慶始紹封故此時列侯與議襄宜居首也讓襄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并儀也釋文襄本作讓本書文三王傳梁平王襄索隱云漢書作讓今各本仍作襄是其證

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

此有詐僞心呂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注補

蘇輿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十一年昭元年傳竝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異本書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人臣無將語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文同

公羊而不言傳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下將春秋無將蓋漢時義說如此或以為春秋下脫傳字非也史記亦無傳字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

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補注先謙曰史記書下有節字論國吏二百石呂上及比者

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呂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宦史記同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

之人非吏人者補注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呂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

背畔之意補注先謙曰據上文行邪僻類注此僻字當為辟贊中邪辟字亦不作僻也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

治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宗正劉棄也汲黯傳作棄疾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次男孝次女無采姬徐來

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

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呂應之恐為所并補注先謙曰伍被傳載淮南王言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

山王蓋具知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

淮南本謀矣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呂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補注先謙曰衡山內史也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

不許。為置吏二百石。呂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呂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呂此志。與奚慈。張廣昌。

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勸也。補注沈欽韓曰。

縱史即從。憑廣。雅從。憑勸也。后乘舒死。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乘舒二字。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

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呂刃刑傷之。后呂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師古曰為夫所奔而歸也。與客姦。補注

曰史記作與奴姦。又與客姦。案下言無采與奴姦。刪之。則彼文無根。太子數呂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

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呂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呂事計須撫之。與其毀太子。

王呂故數繫笞太子。補注先謙曰史記繫作擊是。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弱妻。補注先謙

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補注先謙曰史記自言下有病字是也。謂太子實不病。雖自言病。而面有喜色。幸王死已得立也。有喜色是孝無采見之。無太子自言有喜色之理。明此

奪一病字。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

之后。欲令與孝亂。呂汚之。欲并廢二子。而呂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

讓語無休止。欲與亂。呂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呂告王。王

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

請上書。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始或作強。先謙案強食猶言努。力加餐。此為惡言以對王也。上書者上書於天子。發孝無采姦亂事。即背王去。王使



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

而藏匿之孝曰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

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補注周壽昌曰案王具曰情實對吏

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曰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

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補注先孝坐與王御婢

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

為郡補注先謙曰史記為衡山郡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據表為衡山王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補注

景五年與漢表合是徙二年當作徙一年十四年當作十三年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三引宋祁曰三或作四案表王寬天漢四年嗣是式王三年薨自孝景六

年嗣位至天漢三年正五十四年作三者誤也式本表作成史表作武形近致誤未知孰是

子寬嗣十二年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年後二年後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詩人

倫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祀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

臘五年遷孝昭始元四年書大鴻臚田廣明為衛尉此後元二年廣正當廣王曰刃自剄死

明為鴻臚時不容別有大鴻臚利其人疑利為明字之誤又奪去廣字耳王曰刃自剄死

當而懲艾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之作也

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

職呂丞輔天子

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承按說文丞作丞下云翊也從什從冫從山山高而奉丞之意承下云奉也從手從冫從什音義竝同故經典丞承字通用

刺懷邪辟之計

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亮反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仍頻也各不終其身

此非獨王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王下有過字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

漸漬之漸靡與靡同釋名謂之靡也法靡相不也荀子性惡篇謂民之性也案漸漬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訓為相隨從後訓為盡皆失之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崩伍江息夫傳第十五終

崩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崩通補

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補注宋祁曰一本定作燕先謙

日据張耳傳武臣方下趙十城引兵擊范陽時未略燕地也一本非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崩通也竊聞

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呂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

補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史記入之張耳傳足下上有秦法重三字似不可省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取慈父

孝子所呂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呂物語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

耳補注先謙今日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

腹補注王念孫曰接讀為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大徐曰王念孫謂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

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共其接蓋鄭注接讀為一報再祭之報釋文初治反

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李注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為事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為文

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為文

接之呂...

接矣。目復其怨而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通之所

目弔者也。曰何曰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

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曰為殆矣。師古曰用殆危也

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

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曰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曰其城先下君先

下君而君不利。補注宋祁曰一本利下有之字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

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曰城自繞補注先謙曰文選曹植貴躬詩李注引說文嬰繞也嬰城固守謂繞城守禦耳陳湯傳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

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環城猶繞城也訓為以城自繞則非它皆類此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曰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

者莫若曰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

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

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曰此說武臣武臣曰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

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張耳傳同本書燕字駁文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

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

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何曰得無行且

酈生一士伏軾。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

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

河齊已聽酈生。即畱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呂酈生為欺己

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呂安

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

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

大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

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猶雜。言相雜而累積。補。沈欽韓曰。魚鱗。謂若鱗之相比次。

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飄。史記作標。是也。說文。標。火飛也。今楚人猶謂火之飛起者曰標。音補。遙反。敘傳。勝廣。標起。標起。猶標至也。此言

士之趨赴如火之怒。飛風之疾起也。下言風起上不得復言飄。至標。飄音相近。故標。論為飄。師古讀。飄為焱者。戲。歟。碑。音蓋。誤。焱為焱。孫。亦。飄。又。以。飄。為。飄。也。說。詳。司。馬。相

如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

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山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阻。山河之險。說文。岨。石。戴。土。也。阻。險。也。此。借。字。一日數戰。無尺

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戰。傷。胸。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

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越。轉關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乘。勝。席。卷。與。此。義。異。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

三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呂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

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

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補注。王念孫曰。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左昭四年。傳。屬有宗祧之專。於武城。寡人將墮幣焉。服虔

注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為墮也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為毀效愚忠

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

動。夫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

淮泗之地。補注：先謙曰：史記：淮作膠。懷諸侯，呂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

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執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

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廩陳釋之事

師古曰：廩音一點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陳澤澤釋古通。常山王奉頭鼠竄，呂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

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泜音祇。又音丁計反。頭足異

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為而患

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呂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

於張廩陳釋之事者，故臣呂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

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

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呂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呂忠臣言之，則不

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呂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

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呂令於趙，脅燕定齊。

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已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

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

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

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

者存亡之機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

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僭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與讀師古曰僭音都濫反或曰僭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

敢行者百事之禍也補注先謙曰謂計慮所及不能致其決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叢之致蠶師古曰與讀預蠶也

蠶毒也蠶音丑界反蠶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補注先謙曰史記童子作庸夫又孟賁句上

有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下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三句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

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補注沈欽韓曰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時無急時不再來願足下無

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矜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令罷去通說不聽惶恐

乃陽狂為巫巫天下既定後信已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

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捕之也史記召作捕通至上欲亨

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跽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彼

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鹿喻帝位天下其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

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願力不能師古曰願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

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曰爲醜惡也相與

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

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

也里婦夜亡肉姑曰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

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謙曰詩云爾之安行我今合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

曰緼亂麻音於粉反補注先謙曰緼與藹通文選西京賦既藹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燒

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

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遇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

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

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補注洪亮吉日案列子言嫁于衛意同爾雅嫁往也方言自家而出謂之嫁未嘗卑節下意

曰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曰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

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補注

先謙曰史記漢紀作安期生安其生當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補注先謙曰通及安其生兩人

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曰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

前漢四十五

三

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

諫師古曰私諫之補注先謙曰微密也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諸侯王國止有中尉掌武

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亡國為言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補注先

史記淮南王傳王以謀反斥雷被事削邑復召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

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

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臣引宋祁曰越本作下臣先謙案作不是不即否字王問被許寡人乎而被答以否也史記作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

皆臣不云小臣下臣也小下二字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皆後人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

預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豫是無之字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

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史記庭廷是下漢廷不誤又被曰天

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曰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

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焚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焚西

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補注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

師古曰私諫之補注先謙曰微密也

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

亡國為言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

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

師古曰越本作下臣先謙案作不是不即否字王問被許寡人乎而被答以否也史記作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

師古曰言智慮通達皆後人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

師古曰說讀曰悅

補注先謙曰史記庭廷是下漢廷不誤又

師古曰焚西

師古曰最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

師古曰私諫之補注先謙曰微密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

師古曰言智慮通達皆後人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

言大將軍遇士大夫言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補注

曰官本作神力引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補注浙本作身材如此先謙案史記作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

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

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曰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

常人也曰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

曰公曰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

祭祠時唯尊長者曰酒受凡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曰為錢煮海水

曰為鹽伐江陵之木曰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

之誤也鄒陽傳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

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其戮夫曰吳眾不能

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猶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

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曰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

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曰此致死也補注劉敞曰此言

既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文彬曰言男子所甘心赴死者即決於反之一且吳何知反漢

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令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章

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補注先

謙案裴在顏前所見漢書如此則本書無樓字明矣據下周被陳定此不應獨稱名或班書偶佚之史記所稱容與六國時人先後同名必併史記疑為後人所益亦未必然也

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計

則漢河南郡唯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如清曰言此北尚險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補注王念孫曰案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

毛傳並云行道也通谷數行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曰

爲何如對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

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清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陳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

日浙本注文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間已有當爲中已有閒有閒即謂有隙可乘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

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無應奈何衡山傳被

日略衡山巨擊盧江補注先謙曰盧誤官本及史記作盧有尋陽之船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漢尋陽故縣在

先謙曰尋陽盧江縣今黃州府黃梅縣北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補

之浦補注先謙曰九江詳地理志絕豫章之口補注先謙曰正義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強弩臨江而守巨禁南郡之下

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呂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

趙賢朱驕如皆曰爲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呂爲無福何

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

地百人之發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

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曰言有福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

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道術之士謂儒生也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

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濱謂緣地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葢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

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屈字雙聲不當爲其上注文音具勿反其乃

具字之誤廣韻區勿切集韻渠勿切區渠具音一也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

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志云廬州在東海中

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數洲薦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

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

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補注沈欽韓曰據淮南人間訓秦皇使尉屠睢

伐越三年不解甲弛弩越人攻秦大破之殺尉屠睢與尉佗事不相涉嚴助傳淮南王諫史記此下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三句

案踰嶺攻越佗亦從役惟止王在後耳此文不言王越卽爲無累辨士之言難可徵實也

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

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

頷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

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補注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駢云亡行之名合胡誰代者起東南周壽昌曰高帝先幾後發可補本紀所未及間

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補注：先謙曰：計官本作臥。

是所謂蹈瑕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蹈瑕候間。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

之間。呂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

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普也。蒸亦眾也。汜音敷。劍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

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

直章邯楊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考證云：揚應作楊。楊熊秦將。見高紀。先謙案：漢書從木。從手之字多通作非。誤字樊。陰夏侯嬰傳亦作揚。熊其作揚者。後

人所改。獨楊雄作揚。雄不改。後遂以為與楊異姓矣。王呂陳勝吳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眾不能

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

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補注：沈欽韓曰：書大傳以為微子作先

謙曰：史記正作微子。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補注：錢大昭曰：今孟子無此文。或曰：孟子外篇文止此二句。下是伍被引伸之詞。王氏藝文志攷證合下二句皆為孟子。非是。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

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補注：先謙曰：言上賜之。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補注：臣先死。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先死。作前死。身死于東宮也。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於是王氣起。歷階而去。與此不同。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呂微幸邪。師古曰：微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

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

呂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補注：先謙曰：請奏請也。詐為丞相。御史奏請徙人之書。徙郡國豪桀。

及耐罪目上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解在高紀解先謙案下解字衍

敕令除家產五十萬目上者皆徙其家屬

朔方之郡

師古曰曰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

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師古曰促其期日

又偽為左右都

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

謝本郭本亦無先謙曰左右都司空者左右司空及都司空也百官表宗正屬官都司空

無左右二字少府迺有左右司空晉說非也又表云護軍都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

從中都官徒于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顏注亦云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先謙案文云

上林中都官疑上林二字不當如晉注連上為文中都官亦不當訓京師諸官府或中都

都官即可以該諸官府何必更言左右都司空乎 逮諸侯太子及幸臣

師古曰追對獄

臣親近用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辯武 幸

師古曰黨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不自若此專發而已

師古曰言不須為此 後事發覺

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縱跡如此

補注先謙曰縱 天子曰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

誅張湯淮曰被首為王晝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

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

補注先謙曰 久之太子疑齊已陰私告王與齊忤

師古曰言相乖 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

師古曰官本王作至引宋 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

逃小臣。苟為姦譎。激怒聖朝。師古曰譎。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已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

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補注先謙曰。已呂字。同官本作以。從軍擊匈

奴。極盡死力。已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故終見廢也。補注先謙曰。詳景十三王傳。秘充召見犬臺

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補注周壽昌曰。黃圖犬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自請願

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補注宋邢曰。冠字上當有衣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禪衣。即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

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上許之。充衣紗縠

禪衣。師古曰。紗縠。絨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

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

也。正義云。是今朝服之。曲裾。蓋古制。本直裾。元端服是也。曲裾。則深衣之制。而漢明帝以

為朱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

在當旁。注袿。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袿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義云。幅

廣六寸。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為之。按此則一幅斜。冠禪纓

步搖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禪纓。故行步則搖。呂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呂作

今方目。紗是也。纓音山。爾反。搖音戈。招反。補注沈欽韓曰。士冠禮注。纓一幅。長六尺。足以

冠非也。先謙曰。上冠古玩反。訖然後加冠。并充復以首飾若步搖之冠也。服以禪纓。卽是

充所常被服也。官本注戈作代是。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有廉棱如崖岸之形。帝望見



而翼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曰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

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已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曰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

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補

宋祁曰浙身待於北軍也移劾門衛補注先謙曰以所奏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

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曰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曰充忠直奉

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

陶公主主一室邑侯陳季頃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

后詔補注劉敞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盡

劾沒入官如清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

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乘車馬行馳道中

在上側得行其讒播也顏說誤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充曰屬吏師古曰屬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曰教敕亡素者

師古曰言素音之欲反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

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

前坐法免與傳異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

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

奏言上疾崇在巫蠱

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召示人也

於是上召充為使者治巫蠱

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

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曰酒醲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呂誣其人也補注先謙曰二說皆非

也巫能視鬼故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上使視鬼者瞻之是也夜祠者夜祠禱而祝詛者

鬼魅之迹迺使胡巫視鬼所染汗令共知有埋蠱處從而掘之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呂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錘也灼炙也鉗音

反民轉相誣曰巫蠱吏輒劾曰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

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

人呂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

自臨斬之罵曰趙虜

補注周壽昌曰漢世斥人曰虜充趙人呼為趙虜猶婁敬齊人高帝斥之曰齊虜也

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

師古曰迺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中敘戾太子後加證置園

邑故云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

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召為援交游

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召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

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補注周壽昌曰中山孝王與元帝子馮太后媿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為哀帝祖母博太后召詔命自殺所懼其罪不

是後無繼自山有石自立謂首

也。是後無監危山有石自立開道。道徑自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道徑作徑，道身與竈諺曰。

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

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補注周壽昌曰：先當作宜。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補注先謙曰：雲

思王字子宣，帝孫。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曰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

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曰打把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

讎，取封侯之計也。補注先謙曰：發，官本作發。察引宋祁曰：察當作發。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

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

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曰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

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

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補注先謙曰：傾覆，言傾險反覆也。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曰

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曰目。師古曰：目，古側字也。躬上疏歷詆

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也。皆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羞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

、董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駘，不曉政事。師古曰：駘，愚也。音五駘反。諸

曹曰下，僕遂不足數。師古曰：僕，遜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遜古速字。補注錢大昭曰：詩林有檇，檇毛傳，檇小木也。僕遜與檇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

沈欽韓曰：僕，遜字。當為檇，檇杜牧集上吏部高尚書狀，人惟檇檇，又賀平党項表，臣僻在

小郡，檇檇散材，皆用此。尉繚子：吳起與秦人戰，僕檇之蓋，足以蔽霜露，亦謂以小材作蓋。



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閔念之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成己校尉保惡

都奴之界補注沈欽韓曰車師前王庭也後漢為伊吾虛聲之變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

謀服度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師古曰知敵有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

者則開謀之令其解散也補注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曰為中國

常曰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補注先

與藩同今單于曰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

竟憂也師古曰竟躬倚祿曰師古曰掄從後引之也謂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

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曰壞之補注先謙曰幾如字讀幾先豫圖未形師

謂幾之先見也躬言為國家計於幾先謀於將然也張顏句讀未明因而誤解師

曰圖謀也未有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

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薄於河

鼓師古曰第讀與亭同補注其法為有兵亂補注先謙曰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補注

在四年日哀紀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

曰立威震四夷補注先謙曰因曰厭應變異師古曰厭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

動民目行不目言應天曰實不目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

異所曰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辨士

見一端或妄目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辜。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

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調諛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曰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敵悔過自責。疾

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諛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曰先人之語

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

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巨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師古曰監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

反。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

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補注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周壽昌曰既云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

尚不足為將軍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舉二人先謙曰劉周說是哀紀建平四年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不云舉將軍也就拜孔鄉侯傳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補注先謙曰明本為衛將軍更明為票騎將軍而兩人並大司馬故云又也據公

卿表在元壽元年正月辛丑哀紀云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

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云辛亥賜金安車駟馬免距辛丑十日而丞相御史奏躬皇過。上繇是惡躬等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

陵侯躬。虛造詐諛之策。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虛遠反欲曰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補注先謙曰交遊交

結奔走之也為名以求名也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發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

名以求名也。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

人曰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曰桑東

南指枝為心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七

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召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補注先謙曰進謂進用之人侯星

宿視天子吉凶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候是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有左右監

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誨師古曰誨古呼字音火故反補注宋祁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因僵仆吏就問云咽

已絕師古曰咽喉血從鼻耳出食頃死補注先謙曰表云元壽二年下獄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

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補注周壽昌曰充漢躬妻名

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

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

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不提行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馬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雲作靈注焉作鳥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

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雜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增若浮焱動則機兮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增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

遙搖補注先謙曰焱當作疾風也一切經音義十六歲暴風也熒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眾

盛貌音仕中反補注宋祁曰棧當作棧王先慎曰字書無棧字宋說是也列子力命發忠

篇張湛注棧車謂編木為之此言熒棘眾盛如木之編列也先謙曰官本巾作山是發忠

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細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補注沈欽





考證云楚公子拔晉請作楚王子發鉤先謙案拔當作枝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拔孫穆子之韓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讓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

之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邵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邵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

令王殺之補注先謙曰案此注語未了疑有脫文宰嚭讒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員

自呂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眾冀國之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

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鏤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

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

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補注先謙曰孝當為考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諫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

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趙高欺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間

伊戾坎盟宋痤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敵血加盟書呂證之公呂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江充造蠱太子

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第十五終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漢書四十六

萬石君石奮補注沈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改正案嚴延年馮勤秦彭家世並有萬石之號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

之縣補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

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補注先謙曰高祖曰

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呂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

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補注錢大昭曰陳平世師古曰於上有姻

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即其事也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

名其里為戚里補注劉放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

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周壽昌曰索隱長安記戚里在城內長安志注云高

祖娶石奮姊為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曰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

威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威里因石奮家而名也師古曰舉朝無比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

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也師古曰舉朝無比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

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曰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曰其恭敬履度故難之補注周壽昌曰以九卿迫近上

前憚其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乙一作仁皆

曰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二千石下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人臣尊寵迺舉聚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補注王文彬曰集聚也人

則人臣尊寵四字語意不完且凡訓最計是奮號萬石之義已累何必云總合其一門乎

孝景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曰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補注沈欽韓曰尹文子天道篇魏王立賜獻玉者干

金食上大夫祿漢無上大夫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補

史記作式是子孫謂小吏來歸謁補注先謙曰謂官本作為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

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

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補注王先惠曰顏說

馬注申申和舒之貌也不訓謹敕此與下文新詠同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意而與唯謹反對言和而有節也史記燕下有居字

僮僕新詠如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二字乎先謙曰

周說唯謹師古曰唯曰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

言持喪服也禮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曰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曰為



空中以出水酌飲之建取親中帶隱身側近窺

邊自淋漓之耳故下文云不敢令萬石君知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已為常建

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補注先謙曰史記

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已親而禮之萬石君從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補注劉

效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

許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謝字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

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亦補注先謙曰顯

反言之是也而云當如此乎則非固當語意顏注未嘗不是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

五年卒補注齊召南曰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

矣洪亮古曰奮卒時年九十六先謙曰洪說是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

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

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補注先謙曰獲譴

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補注周壽昌曰公卿表不載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

馬慶曰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

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補注王文彬曰不治猶言無為先謙曰史記作不言為立石相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生祠之始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引

宋本七作十案慶元鼎二年為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

御史大夫通七歲作十者誤也

之子孫至孝其曰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三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

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衛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則

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倚丞相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衛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則

日醉專厚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也音純

忠及咸宣三人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是忠見郊祀志司馬相如諸傳宣見酷吏傳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

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曰適之師古曰適上讀曰謫

曰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其讀曰豫補注先謙曰特原以其議不合事理非慶所能為也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

大夫曰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驚無曰輔治城郭倉廩空

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

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師古曰墜填也音因朕甚憂之

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補注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禮嵩嶽通八神曰

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濟淮江歷山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

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

居者擾故為流民法曰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

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曰自便也補注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

皇天嘉况神物並見

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

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

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補注錢大昭

日氣聞本作瑞先謙曰天見神物是以瑞氣相應故曰氣應地理志風雨時節有和氣之應

是已切比閭里知吏姦邪

師古曰比較考也音頻寐反補

注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

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

師古曰然則猶然而言朕意委任

愁盜賊公行

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補注先謙曰然則猶然而言朕意委任

釋詞文選鄒陽上吳王書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責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本書鄒陽傳然則作然而燕策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史記蘇秦傳然而作然則是然

而與然則同義也

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

蘇林曰校戶口文書

不改減也如漕曰郡上計文書自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已與徙四十萬口

補注劉奉世曰典讀如軍興

搖蕩百姓

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

而并徙如說近之補注王文彬曰孟子變其穀率陸注率法也言無罪而坐以適徙之法服說近之特不當言刑耳先謙曰注文率上當有坐字

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

服虔曰庶人理請入粟贖己罪退為庶人

懷知民貧而請益賦

師古曰懷此志補注先謙曰志官本作心引宋祁云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

動危之而辭位

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

急而自欲安歸難乎

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

素質見詔報反室自己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已為見責甚深而終已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

師古曰令自殺

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坐廟性瘦

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已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坐廟性瘦

入穀贖論恩澤侯表坐失法

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補注先謙曰至

有吏請及慶死後稍巨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大陵縣屬太原不屬代郡漢初以山南太原之

得太原即**曰戲車為耶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

其時也**除狹篇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補御覽五百**

六十六梁元帝纂要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賦通典樂六舞輪伎蓋今之戲

車輪**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宅**師古曰無宅餘志念也補注王先慎曰謂

者**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不**者猶言不借問耳補注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

馬遷王莽傳注並同謹**力猶言勤謹顏說非****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已得驂乘乎**師古

何以得參乘補注先謙曰**綰曰臣代戲車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臣**幸得功次遷待罪中**

駢官本作參是史記同**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對曰死罪病**補注周

史記作死罪實病言當日不來固**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買換之也師古曰施

故常易也先謙曰古人佩劔乃常施而常易**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師

者施讀如字於義為備不勞改韻沈說是也**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補注周壽昌曰劔在削室不待言盛謂**

什襲藏之以敬君賜也先謙曰周說是此常盛涉下常字而誤史記作尚盛是也**郎官**

**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已為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心

他惡補注宋祁云一本宅作心先謙曰有功能讓是其廉也召飲不行賜劍不服是忠實也無宅賜言一心事主耳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補注先

景帝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孝景三年三歲呂軍功

封縮為建陵侯明年補注先謙曰按表縮以六年四月封距擊吳楚三歲而廢太子在四年則明年者擊吳楚之明年也上廢太子誅栗卿

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補注先謙曰集解引蘇林曰栗為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曰縮為長者不忍補注

周壽昌曰中尉掌徵循京師縮任此官帝恐其長者不忍盡力治捕也乃賜縮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

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補注先

下書縮為御史大夫四年遷後元年下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補注先

自初宦呂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曰武紀建元元年丞相縮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

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尚黃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上曰為敦厚可相少

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補注周壽昌曰據武紀公卿表實嬰傳中字當正作初丞

相呂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縮不推其免補注先謙曰君字蓋詔書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補注先謙曰官本持上有將字已而

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其盜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說作疑是史記同舍郎作金主亡作安屬下文讀是也言覺義已借言覺亡轉不成義疑本作安

轉寫誤脫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補注宋祁曰別本無謝字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已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景帝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為衛尉此傳脫令字中大夫令本衛尉也景帝初改後復



先謂曰錢謂也按史記稱選上有文帝稱舉四字是文帝時選官不得據景帝中六年之中大夫令實之郎比三百石四百石至六百石中大夫比二千石皆無員由郎稍遷合是中大夫不應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補注劉敞遠隨九卿也朝廷見人謂達官也先謙曰見顯也見人猶言顯者劉說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是也

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曰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據表由衛尉遷

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武帝卽

位與丞相綰俱已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補注先謙曰如前任者所為唯非有大利害不輕改變也

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葛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補注

齊召南曰史記不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周仁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名彭祖也

也其先任城人也已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

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淫故溺袴是已得此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

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服張二說皆非也陰密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師

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其上不尿尿袴者為小袴已藉其尿補注劉奉世

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絮矣此常袴溺瀝其上不尿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

至後宮也何焯曰為郎中令侍中不敢溺乃為小袴以藉慎之至也王文彬曰急就篇襜褕

襦袷複襦袴禪顏注袴合襦謂之禪廣雅襦無襠者謂之襠據此則袴必有襠此溺袴蓋

於大袴之中別為小袴以承溺者顏說是也方言大袴謂之倒頭小袴謂之被頭師古曰

故得幸入臥內也至傲衣溺袴云云特牽連及之非得幸之由如劉說是入內供奉者必皆不潔矣因不潔而得幸理之所無且劉既云人惡遠之又何以得至後宮乎於後

宮祕戲補注先謙曰於上史記有景帝二字是也此奪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補注

先謙曰下云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為無所推薦而此問人乃是以其人之材賢為問也如顏說則然亦無所毀為贊文矣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

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終字景帝再自幸其家家

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終字疑此終字涉下文而衍諸侯羣臣賂遺終無

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補注王先慎曰重雖有敬難二義此特言以先帝臣敬之耳重字當訓敬不必牽涉下文仁乃病免

並訓為難也先謙日官本注之作也仁乃病免目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音驅則各本作歐誤也案史記作歐集解音於友反師古用孟音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

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史記少子作庶子歐孝文時目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

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一也此說非補注劉效曰子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沈欽韓曰趙策蘇子謂秦王曰刑

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尹文子名者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

刑名當為形名也管韓說苑等書凡形名家皆為刑字荀子疆國篇愛利則形韓詩外傳六

尹文公孫龍等為名家二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為刑名於張恢生者是也張歐所治則公孫龍之刑名也先謙曰沈說極斷但歐所治非公孫龍之刑名即量錯

所治之刑名故下云然其人長者若是治名家之學則然字為贅文矣又歷言其不言按

人具獄涕泣以明長者之實見歐治刑名然其人不刻深故可嘉也下文然其人長者史記作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重言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

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歐代安國為御史大夫在元光四年非元朔也任御史大夫五年以老請退則在元朔中耳表於景帝

五年書安邱侯張歐為奉常據傳歐為安邱侯說少子未嘗嗣侯此表之誤也又表於景  
帝元年有廷尉歐不書姓疑亦張歐也先謙曰表孝武建元元年下書中尉張歐九年遷  
元光四年下書中尉張歐代安歐為吏未嘗言按人朝曰誠長者處官師古曰朝與專官  
國是其名歐歐歐得互寫也

屬呂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補注宋祁云注  
也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清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  
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囚封  
上其奏使知當死必面對封者恐囚有冤也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全時讀  
鞞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告罪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  
問其服否晉說是周壽昌曰據晉注則似本文元有對字奪去也

天子亦寵呂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

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先謙曰史記止贊三人不及塞侯後云塞侯微巧而  
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案塞侯受誣不  
自明君子以為非直道故不取之是呂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

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君子譏之蓋以為非大臣之體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終

###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  
姓氏故曰諸姬

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補注先謙曰史漢表云二月乙卯武為代王補注先

表都四年徙為淮陽王補注先謙曰四年者文帝四年本表云三年徙淮陽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師古曰比頻也雷謂雷在京 師古曰比頻也雷謂雷在京

據史表七年八年十年入朝師古曰比頻也雷謂雷在京 師古曰比頻也雷謂雷在京

傳不言者自王梁後數之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

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千秋萬歲後

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補注先謙曰事又見寶嬰傳至誠直也 其春吳楚齊趙七

國反補注先謙曰四齊合吳楚趙為七國 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濞傳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

睢陽城而自守補注先謙曰城謂增築之顏說非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補注周壽昌曰梁孝王

傅伯應劭注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儒林傳丁寬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

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補注王先慎曰廣雅釋詁略取也左宣十

五年傳以略狄土注成十二年傳略其武夫注並同史記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

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呂布與暹躡奉輦二軍向壽春水

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是皆虜略連文孟康以略字屬下文非也梁所殺虜

略者謂梁所殺吳楚之士卒虜吳楚之生口略吳楚之財產與漢相當耳史記世家作梁

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則句讀益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明裴駟彼注又引孟注立訓疏矣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雷北縣補注齊召南曰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陳

解徐廣云在陳雷圍絲司雷高陽人又云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即此高陽矣先謙曰集

馬彪云圍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

補注宋祁曰當於言下添也字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補注先謙曰索隱蓋言其奢非實辭正義

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樓龍岫雁池鶴洲鳧島諸宮師古曰

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師古曰

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梓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大

曲今踵目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蘇林云廣其徑也

師古曰比頻也雷謂雷在京

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

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補注沈欽韓曰任昉述異記梁

孝王平臺至今存有兼鼓洲臯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

縣志縣東北十七里有平臺集按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師古曰警

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

傳蹕止人清道也補注沈欽韓曰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詳見唐書輿衛宋史儀衛諸志

先謙曰史記作聞不善王得韓安國為解詳安國傳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

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公孫詭多奇邪計補注先謙曰索隱

鄭玄云奇衷謂怪非常也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

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十作千引宋祁

隱引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

持乘輿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則車馬皆往言四不

謙曰史記作使使持節乘輿駟馬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補注先

文義較明官本注四並作駟是既朝上疏因畱呂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

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

日史記作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是也著籍猶言通籍言以梁王侍臣姓名著於門籍引

之出入殿門無門籍不得擅出入寶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是其證此籍字誤倒

下耳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呂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

說於帝補注王先慎曰索隱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

訓拘曲史記倭幸傳索隱注曰闕通也其說是矣本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闕白光然後奏御吳志呂範傳範必闕白不敢專許闕白即通白與闕說義同先謙曰官本考證按褚先生具言其事見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闕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梁孝王世家後太后議格是補注錢大昭曰格音格闕本作物格者格闕也先謙曰集解如瀆曰故闕不得下索隱引服虔云格謂格闕不行與此異疑索隱誤也孝王不敢復言太后曰嗣事師古曰不敢更言此事史記太后議格下作亦遂不敢復言以梁王為嗣事與本書義異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

怨爰盜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盜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

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補注錢大昭曰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因以為氏見廣韻及內

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即字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

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補注先謙曰案此與鄒陽次皆安國因長公主入言得釋或疑此文為誤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補注先謙曰史表三十一年來非也上文稱內史安此不當有韓字明是衍文

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也補注王文彬曰張說非也後漢禮儀志大喪諸侯王車皆去輔輔疏布惡輪是喪禮原有布車之制然太后尚存而謂王藉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

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外字是也車騎居外不知王處文義自顯若云關外人皆不知王處則不當獨著一外字蓋衍文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恐補注錢大昭曰弟南監本闕本作帝於

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

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

不樂北獵梁山

補注先謙曰梁山史記作良山索隱引述補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

五里即獵處也案唐之壽張南漢之壽良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州西南五十里高紀十一年立子恢為梁王罷東郡頗益梁疑以故郡之良山改名梁山或光

武諱叔父名遂併改梁山耳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

下所引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補注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

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先謙曰史記足下無上字索隱云述征記陽有梁孝王之冢案六月當作五月據史漢表孝王支子四王皆以五月立則孝王薨非六月明矣孝王

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居不安寢四字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

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

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

讀曰悅餐古滄字補注先謙曰史記壹上有加字孝王未死時財曰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

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補注先謙曰文帝四年復並得

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補注劉敞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表文帝前元年初置太原都晉陽二年初王參

四年參更號為代王實居太原又孝王世家以參為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

是五年一朝凡三朝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七年據史記

此是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為阻師古曰依

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三年徙代王於清河廣曰都清陽案清陽清河縣今廣平府清河縣東

是為剛王。並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八年薨。據頌王太始二年嗣是剛王二年薨。通前在代。凡立三十八年表。是此誤。

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表湯作陽二十五年薨。據子年地節元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補注先謙曰官本則作子引。宋祁曰弟子子字當作則。及年立為

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

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季父

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

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

代孝王後。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廣宗故城在廣平府威縣東。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補注齊召南曰。懷王名史表及世家作勝。孝文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紀及本傳作揖。李奇謂懷王有兩名。理或然也。先謙曰。索隱據景帝子有中山靖

王勝以為史記。誤。臆說不足據。文帝少子也好詩書。補注先謙曰。新書先醒篇載懷王與賈君問答語。是其好學之證。帝愛之。異於他子。

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月入朝。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

王梁。梁孝王五人為王。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孝王子。以下提行是也。此誤連上。太子買為梁共王。補注先謙曰。共王。讀曰恭。次子

明為濟川王。補注周壽昌曰。濟川國。即陳留郡水經注引。應劭曰。今陳雷濟陽縣。在開封府蘭陽縣東五十里。彭離為濟東王。定

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曰孝景中六年同日立。補注先謙曰。據表。五月丙戌。

梁共王買。補注王先謙曰。西京雜記。梁孝王子買。續漢書。買字。從朝。年幼。費太后欲帝冠婚。才高。行安。可強冠。裁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表德。自非顯

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裁餘日。賈朝至。闔而遺。烏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立十年薨補注宋福云越本十作七齊召南曰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

元年下書恭王買元年建元四年下書薨正七年齊云建元五年薨非也此宜從越本正作七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補注先謙曰濟川

行呂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補注劉放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傳與此不

中尉蓋因後人少見中傳而妄改說詳武紀垣史記作桓又同宋祁曰垣表作桓邑先謙曰中傳是此

惠景間侯者表本書諸侯王王子侯兩表皆作桓明垣字誤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

國除補注先謙曰後為陳留郡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入取財物呂為好如滄曰呂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

之變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

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

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為山陽郡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

立後二年薨此總謂漢書作讓所見蓋誤本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

梁平王襄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平王襄下不提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

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

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鬻鬻畫雲雷之象呂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

明堂位山壘夏后氏之尊也孔疏鬻為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

也是宗應說集解引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去山字非也

得呂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呂尊與人他物雖百鉅

萬猶自恣補注先謙曰猶與由同任后絕欲得之補注先謙曰後書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

前漢四十七

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補注先謙曰官本李作於引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

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呂為

屏所窄。補注沈欽韓曰淮南繆稱訓猿狖之捷來措注措刺也按周禮鼈人籍魚鼈措措

字或省耳。繼野作筆者義亦通說林又云猿狖之捷來乍即筆之省先謙曰索隱云措

音逆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迫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筆也謂為門扉所窄案說文無

辭逆也。先謙案一切經音義九筆猶壓也今謂以措筆出汁也說文壓筆也通作窄釋名

其受矢之器。織竹曰筆。相迫窄之名也。孟子迫斯可以見矣。趙注迫窄則可以見之。又通

作迨。後書陳忠傳鄰舍比里共相壓迨。迨迨也。筆指者門狹閉而指未出為所迫。壓是

借措為筆。不當訓刺。沈說非也。考工記輪人轂小而長則狹。鄭司農云狹讀為迫。措之措

謂輻間狹也。秋官柞氏鄭司農讀為音聲。措措之措屋筆之筆是迫筆之筆音義並可

從措措與措音相近。故義太后啼諫。師古曰諫音炎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

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呂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

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持喪是也侍與持形近致誤元朔中。睢陽

人狂反。師古曰狂姓反名也狂音岸補注宋祁云浙本狂反作狂友先謙曰官本考證按

隱亦云反。此文則其人姓狂名反史記作類狂反則其人姓類狂漢書脫一字耳先謙案索

或作友。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補注劉攽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

日史記本作淮陽淮陽國景帝四年除為郡。故得置太守。梁與淮陽接壤。狂反殺其仇車上亡去。補注先謙曰史記狂反上有

其仇。則是止殺與客同車之人。非殺客也。錢大昕以為太守客為睢陽人。睢陽太守怒。呂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曰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

時相呂下具知之。欲呂傷梁長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吏作史引劉攽曰史作吏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

治奏曰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

言其材無巨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補注周壽昌曰成陽志屬

濟陰郡此食邑在梁國外者也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

城以地理志證之梁國統入縣則此文是也錢大昕曰此說非也志所述者平帝元始之

郡縣而梁平王削地乃在武帝元朔中相去百二十餘年即以漢書本傳攷之則王立嗣

位之後削地千戶及五百戶者數矣及削五縣襄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何襄卒於

而餘尚有八縣益知餘入城之說未可信也天漢四年史記作三十九

年誤子頃王無傷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

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

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

補注沈欽韓曰王官有私府長先謙曰見賈山傳母得呂金錢財物假賜人補注先謙

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補注先謙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

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

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

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

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

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補注王文彬曰曲禮天子當宁而立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

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金鸞駁之云此言出於禮緯鄭雅禮記引其說未可信

也爾疋郝疏引之云天子外屏亦見淮南子金氏駁之是矣案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乃

路門外之屏在應門內師古曰寧謂天子外屏寔之非矣然金郝二家謂天子無外屏則又非也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樹所以蔽

有外屏謂皇殿天子當道而樹蓋外門之屏也壁之說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葦之言應劭曰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

說不辭周壽昌曰玉篇葦夜也詩曰中葦之言中夜之言也釋文引韓詩中葦中夜淫辟

之言也是韓魯詩義同毛傳中葦內葦也鄭箋內葦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補注王文彬曰謂宮中所構成則葦讀如構說文葦交積材也又顏所本年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今梁王年少頗有

狂病始曰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立傳致

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日附獨曰偏僻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孟康曰巖音漫師古曰巖音秣謂塗染也呂

內亂之惡補注先謙曰五字當速上為句顏誤斷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曰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

聖德之風化也臣愚曰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曰厚聘美女招致妖

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何故怨望朝廷之言耳

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補注王念孫曰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

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山水猥至言猝至也王莽傳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也

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曰三者揆之殆非人情補注周壽昌曰年齒不倫一也富厚足聘美麗且各有恥辱之心二也案

事者未及淫亂事無故自發三也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

如清曰覆蓋也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舉法者所必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

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呂呂廣公

族附疏之德

補注王文彬曰附疏即疏附之義詩子曰有疏附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疏云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人主篤一本之恩廣親親之誼

則宗族疏遠者咸樂依附故云廣公族附疏之德

為宗室刷汗亂之取

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

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呂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呂滅口凡殺

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

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

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

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

師古曰就問也補注宋祁曰百官表

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

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

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獨斷天

史太守此戒策即梁王有譴嘗被勅教戒戒者也豈謂初封時策命哉先謙曰戒策不合用

於諸侯王仍以顏說為是武五子傳策書可證此文以下諱暴妄行

師古曰諱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

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

師古曰比比猶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

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

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抵音丁禮反調音來直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補注

劉放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舉也令音零先謙曰劉說上也字疑言之誤連下為句此文王陽病抵調句置辭驕嫚句不首主

令句陽病即是抵調謾言患病不與長史丞相見也說文調詆調也類篇引作抵調也又云詆調誣言也調或借闕字史記孝文紀而後相謾索隱引章昭說謾者相抵闕也

並與此同義不當分疏置辭謂具供辭與下文今王當受詔置辭同主令猶言主使丞相

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

首實對

補注宋祁曰一本無實字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

下罰黜汝命也傳相中尉皆呂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

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楨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補注宋祁云注文新本虎作豹檻作柙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先謙曰匱官本作匱匣論語作柙柙匣置匱古並通用說文匣匱也匱匣也匱匱也桂氏義證云魏文帝與鍾繇書郵騎既到寶珠初至捧柙跪發五內震駭繩窮柙開爛然心目是借匣也書到明呂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呂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為匣也

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呂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呂仁誼輔翼立補注先謙曰大官本翼作翌

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閒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賄伺師古曰更宮殿音工衡反之裏毛鷲過失亡不暴陳補注先謙曰毛鷲猶後世言毫釐時俗轉寫異字耳鄒陽傳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鷲耳其義亦同當伏重誅呂

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師古曰貰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

生畏死即詐僞仆陽病師古曰僞仆倒地也微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呂實對伏

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

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

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玉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呂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親愛二字不必分指太后景帝然

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王王傳第十七終